

新型 现代住房 重定义功能主义

【英】 Jonathan Bell 著
Ellie Stathaki
张南 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http://www.phei.com.cn>

新型 现代住房 重定义功能主义

【英】 Jonathan Bell 著
Ellie Stathaki
张南 译

Original Title: The New Modern House: Redefining Functionalism

Author: Jonathan Bell and Ellie Stathaki

Text © 2010 Jonathan Bell and Ellie Stathaki

Design © 2010 Sarah Douglas

Translation © 2012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This book was produced and published in 2010 by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Ltd., London.

本书中文简体版专有版权由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Ltd.授予电子工业出版社。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1-05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型现代住房：重定义功能主义 / (英) 贝尔 (Bell, J.) , (英) 斯塔萨奇 (Stathaki, E.) 著；张南译.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1

书名原文：The New Modern House: Redefining Functionalism

ISBN 978-7-121-15584-0

I . ①新… II . ①贝… ②斯… ③张… III . ①住宅—建筑设计 IV . ①TU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0646号

策划编辑：胡先福

责任编辑：胡先福

文字编辑：王芝茹

印 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装 订：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 100036

开 本： 787×1092 1/12 印张： 20 字数： 476千字

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28.00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 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lt@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010) 88258888。

**新型
现代住房
重定义功能主义**

Original Title: The New Modern House: Redefining Functionalism

Author: Jonathan Bell and Ellie Stathaki

Text © 2010 Jonathan Bell and Ellie Stathaki

Design © 2010 Sarah Douglas

Translation © 2012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This book was produced and published in 2010 by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Ltd., London.

本书中文简体版专有版权由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Ltd.授予电子工业出版社。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1-05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型现代住房: 重定义功能主义 / (英) 贝尔 (Bell, J.) , (英) 斯塔萨奇 (Stathaki, E.) 著; 张南译. --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2.1

书名原文: The New Modern House: Redefining Functionalism

ISBN 978-7-121-15584-0

I . ①新… II . ①贝… ②斯… ③张… III . ①住宅—建筑设计 IV . ①TU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70646号

策划编辑: 胡先福

责任编辑: 胡先福

文字编辑: 王芝茹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装 订:

出版发行: 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 100036

开 本: 787×1092 1/12 印张: 20 字数: 476千字

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28.00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 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联系及邮购电话: (010) 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lt@phei.com.cn, 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 (010) 88258888。

新型 现代住房 重定义功能主义

【英】 Jonathan Bell 著
Ellie Stathaki
张南 译

電子工業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 • BEIJING

目 录

引言

006 新功能主义简介

乡村住宅

- 026 不变的宿营
澳大利亚，凯西与布朗建筑事务所
- 030 RR住宅
巴西，安德雷德与莫热汀建筑事务所
- 034 FOSC住宅
智利，佩佐与范·艾尔瑞奇肖申建筑事务所
- 040 A100,000 EURO小屋
法国，贝克曼—N’瑟普建筑设计公司
- 042 黑色住宅
法国，TANK建筑事务所
- 046 蒙特贝尔特的私人住宅
法国，泽维尔·富凯
- 050 史蒂文斯住宅
爱尔兰，多米尼克·史蒂文斯建筑事务所
- 054 元素住宅
韩国，瑞塔拉与艾格特森建筑事务所
- 060 托罗房屋
葡萄牙，阿尔瓦罗·雷特·西扎·维埃拉
- 066 阿泽陶的住宅
葡萄牙，中心建筑师工作室
- 070 吉尔斯的度假屋
葡萄牙，科瑞亚与拉加兹建筑事务所
- 074 可居住的废墟
西班牙，杰西·卡斯蒂洛·欧利
- 078 草原上的住宅
西班牙，胡安·西雷罗斯建筑事务所
- 082 格里米顿自然保护区的建筑
瑞典，斯特拉塔建筑师工作室
- 086 穆勒与格里特斯奇的住宅
瑞士，安德里亚斯·弗里曼与加布里埃尔·哈切勒
建筑事务所（AFGH事务所）
- 092 山中小屋
瑞士，EM2N建筑事务所
- 098 布里奥内的住宅
瑞士，维斯比和德梅隆建筑事务所
- 102 巴特维尔农舍
英国，查尔斯·巴克利建筑事务所
- 104 普罗维登斯礼拜堂
英国，乔纳森·塔基设计工作室
- 108 威廉姆斯小屋
美国，史蒂芬·阿特金森建筑工作室
- 112 C—I住宅
美国，保罗·查建筑事务所

郊区住宅

- 118 楚恩多夫的PA1住宅
奥地利, 波佩尔卡和博达切卡建筑事务所 (PPAG)
- 122 莱纳茨-蒂斯住宅
比利时, 布若伊克斯和希尔皮尔斯建筑事务所
- 128 单户家庭住宅
捷克共和国, 卡米尔·姆尔瓦建筑事务所
- 132 镜屋
法国, 菲利普·加佐建筑事务所
- 136 伯德的住宅
德国, 托马斯·本德尔
- 140 9×9住宅
德国, 泰特斯·伯恩哈德建筑事务所
- 144 寂静之屋
日本, 盐冢隆生工作室
- 148 私人住宅
拉脱维亚, ARHIS设计事务所
- 152 沃尔扎克住宅
荷兰, SeARCH建筑事务所
- 156 三角屋
挪威, JVA建筑事务所
- 160 比瑟拉赫的工作室住宅
瑞士, 德哥洛建筑事务所
- 162 压制稻草住宅
瑞士, 菲利克斯·耶路撒冷
- 168 法拉第住宅
瑞士, 乔米尼&齐默曼建筑事务所
和托马斯·乔米尼建筑工作室
- 172 麻雀屋
英国, BBM可持续设计事务所
- 176 XS, S, M, L房屋
美国, UNI建筑事务所
- 180 “大挖掘”废料建成的住宅
美国, Single Speed Design建筑事务所
- 184 一个窗户的住宅
美国, 图兰尼和里奇蒙德建筑事务所

都市住宅

- 188 拉戈房屋
阿根廷, 阿达莫-费登工作室
- 190 立方屋
爱尔兰, 博伊德与科迪建筑事务所
- 194 两座庭院式住宅
爱尔兰, 德·保尔建筑事务所
- 198 K住宅
日本, 古本建筑设计株式会社
- 202 SBM
荷兰, 克里斯托夫·赛弗斯
- 206 特隆赫姆的公寓建筑
挪威, 布兰迪兰德和克里斯托夫森建筑事务所
- 210 砖屋
英国, 卡鲁索·圣·约翰建筑事务所
- 212 格林伍德路的住宅
英国, 林奇建筑事务所
- 218 纽因顿格林的住宅
英国, 普莱维特·比兹利建筑事务所
- 222 双重住宅
英国, 卡森·卡索尔建筑事务所
- 226 开槽住宅
美国, noroof建筑事务所
- 230 匹兹堡的生活/工作两用工作室
美国, D'Arc工作室
- 234 建筑师的联系方式
- 235 参考书目
- 235 深度阅读
- 236 图片版权
- 237 致谢

引言 新功能主义简介

住宅不是一种机器。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结构、渴望
以及回忆的集成……

在任何一个关于现代性、住宅设计理想与当代住宅外形的讨论中，似乎建筑的实用、抱负和目的常常会被忽视。当代住宅已经演变成了由复杂精美的外形发明和对象征流派的风格及材料的严谨不懈的应用结合来定义。

本书的主题是住宅建筑领域中的一种新功能主义。本书中所列举的项目都是有目的的、务实的，它们无一例外都是现代的，但是不存在狭隘的题材限定或审美偏见。功能主义是所有建筑的核心，几个世纪以来，它已被各种不同的运动和流派共同指定为建筑的一种共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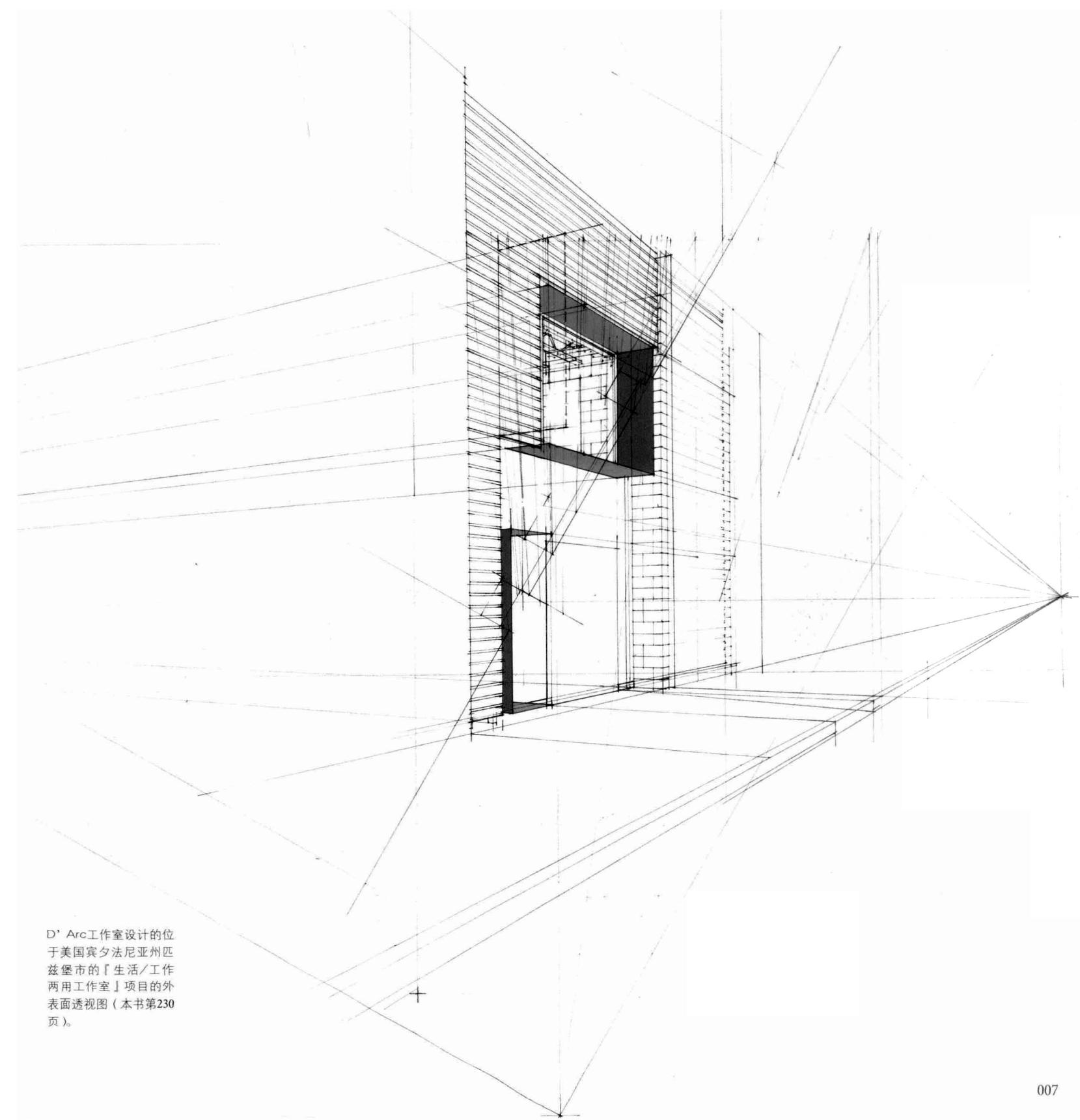
人类最早的建筑与生俱来就存在一个对建筑物在有用、实用、适用方面的基本需求。古罗马学者、建筑师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这本书通常被认定写于大约公元前25年)中写道：一个建筑物必须体现坚固、实用、美观的特性，也可以说“稳固、有用、使人快乐”。稳固与使人快乐分别指的是质量与美学，但终究是“有用”与我们最为相关；而如今，一个建筑物必须满足它的用途(“用途”这个词的最初含义就是能提供便利或益处)。

维特鲁威式的理想将美学与功能捆绑在一起，继续强化了建

筑师的角色，同时将建筑师和建筑学的形象提升至社会的一个中心位置。但当我们进入当前的这个时代时，我们发现“有用”的观念已经被彻底地贬低了，其产生的结果是建筑中的“益处”经常不是源于效用或功能，而是源于所谓的复杂精密、设计者的智力和能力，以及设计中一些很上镜的特质。现代建筑已经变得越来越关注标志性而不是便利性了。

当展示的功能与沟通联系对一座建筑物的内部活动变得同样重要时，“功能主义”就失宠了。随着这种认识出现分裂，建筑领域中出现了不一致的声音，对于这种理论上的分歧进行了不同的改编和主张。当代建筑已经呈现出永恒的二元化状态——伦理学与美学，现代的与传统的，极简的与极繁的，解构主义与构成主义。现代建筑缓慢、稳固、不断进化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偏离了轨道，并向多种道路开放，进行交叉、分裂与分叉，模糊了一个托付于技术革新带来的社会进步的最初的建筑原则。

现代主义者，伴随着他们的机械完美主义与工艺美术运动，伴随着它注入工艺的深思熟虑的想法，通过功能性价值定义了他们的工作。设计改革家，例如威廉·莫里斯，他们相信视觉上无



D' Arc工作室设计的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的「生活／工作两用工作室」项目的外表面透视图（本书第230页）。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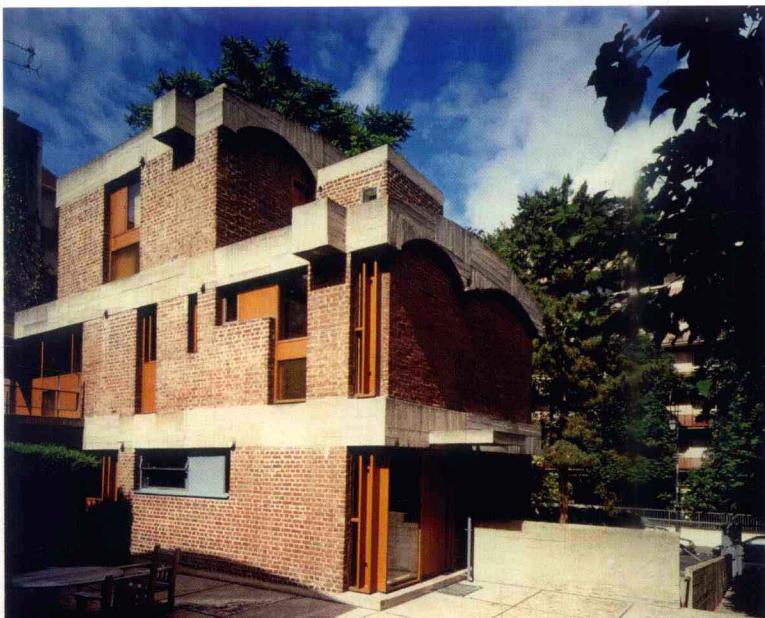
勒·柯布西耶设计的「雅乌尔别墅」，位于法国巴黎郊区（1951年）。

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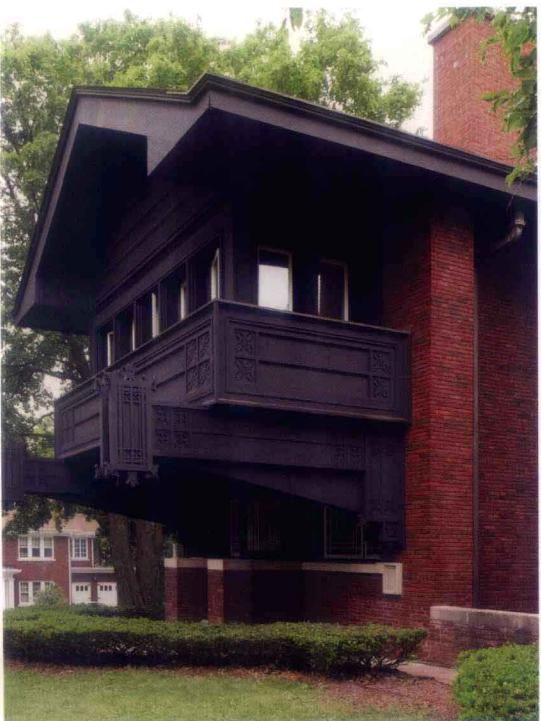
位于美国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市的「布拉德利住宅」，由路易斯·沙利文设计（1910年）。

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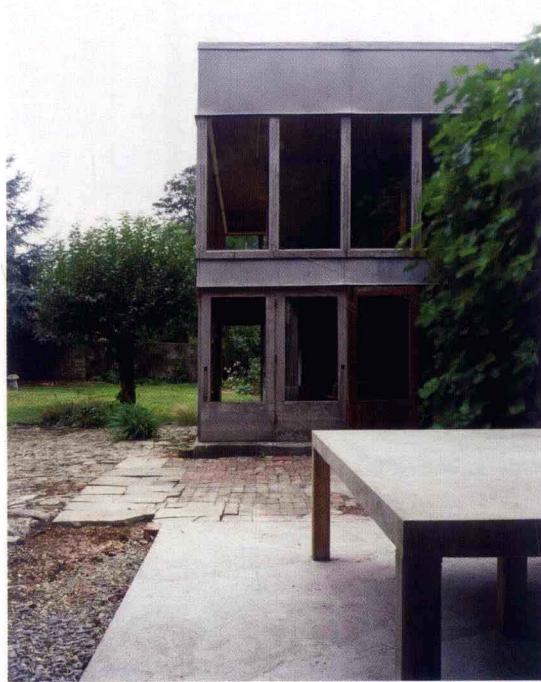
『上层草坪楼阁』（也被称为太阳楼阁），位于英国威尔特郡，由艾莉森与彼得·史密森夫妇设计（1962年）。



01



02



03

节制的泛滥是令人厌恶的，如果在其创作中缺少人的参与，那就更加如此了。每一个派别的建筑师都热衷于沿用路易斯·沙利文的这句名言：“形式永远服从于功能，这是不变的法则。”¹英国建筑师W.R.勒沙比在1936年写道：“我们不得不修剪我们的建筑外形，就像我们修剪一棵果树时坚决地砍掉枯枝一样。当我们关注于一些指示数据、一些事实例如健康、服务甚至完美的廉价时，肯定会形成真实的风格，作为这个和体现出的其他人类特性的表达。”²

本书中所描述的“新功能主义”是指在建筑论述的喧闹声下运行的一种静止背景的连续线。它是一种感受，而不是一种运动；是一种方式和观念模式，而不是一种宣言。这50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当代项目证明了这种感受的现代重复。这些住宅主要关注从家庭生活的类型到对纯朴的尊重等日常方面，这种关注使这些住宅成为一体，展示了一种共同的方法，而不是分享一种独特的美学。

新功能主义在历史上的先例很多，并且是各种各样类型的。这些先例非常尊重当地的民居外形、地方精神和历史环境，也具有很强的技术创新和美学实验意识，以及重新评估与发展之前的设计方法的意愿。新野兽派主义是关键的建筑运动之一，它关注日常生活的价值，以及日常生活将建筑固定到人类需求和感受上的作用。这个漫不经心的贬义名字被赋予一小群由艾莉森和彼得·史密森夫妇所领导的进步的战后英国建筑师。这个1966年被雷纳·班纳姆贴上的“新野兽派主义”标签，并载入了同名书中，它是一种有着原始美学而非智力聚焦的简略表达方式。这种方式是将逐步兴起的表面粗糙和不对称的建筑与它们像地堡一样的外表和朴素笨拙的节点集合在一起进行考虑的一种聪明的方法。

随着混凝土、碉堡、侵略和疏远之间被鉴别出的物质上和心理上的联系从建筑杂志的页面渗透到评论页面，“新野兽派主义”迅速地变成了贬义词；社会功能和美学风格被合并在了一起。新野兽派主义者发现自己在战后的现代主义建筑美学演变中起到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不适当的，那么永远与它的更加不成功的时刻连接在一起。今天，野兽派主义继续与不合格的、无情乏味的住房和独裁建筑师的不屈服的、狭隘的家长式制度联系在一起。

事后看来，班纳姆所坦承的对于传递美学背后的思考过程的失败是可以理解的。野兽派主义的混凝土建筑有着一种非常强的物质存在感，以至于任何象征性的信息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变得模糊。一方面，沿着法国北部海岸线的二战滩头防御工事的引人注目的先锋外形证明了它的优势、力量与侵略性。³另一方面，这些建筑物通过它们带着木模板留下的永久痕迹的粗犷混凝土表面，传递着一种朴实的手工劳动的意识。

野兽派主义的最初倡导者并不是盲从地模仿战时的碉堡以及它所有不愉快的关联。相反，他们相信他们正在剥去现代主义美学，以揭示真实和正直，而不是纯正和简单（在这一点上后者已经沦为另一种风格的表层）。站在这个运动最前沿的是勒·柯布西耶，尽管他从来不是常规意义上的领导者。他在建筑中使用了毛

面混凝土，赋予了野兽派主义自己的名字和定义特性。

勒·柯布西耶的雅乌尔别墅项目是新野兽派主义运动的原型之一，它是一个20世纪50年代中期建于巴黎外围的两座私人住宅形成的组合。裸露的混凝土框架填充着砖块的这种组合赋予了房屋一种在当时看来非常独特的粗犷外观，它不关注与表层装饰相关的质量规定、材料丰富性或一丝不苟的工艺，而是关注一种至今仍被认为是不可复制或不受欢迎的氛围。房屋的粗糙纹理看起来像是手工完成的，而不是一件机械产品，这与勒·柯布西耶作为机械时代的先驱角色恰恰相反。在《走向新建筑》一书问世30年之后，勒·柯布西耶设计的雅乌尔别墅代表了一种成熟的感受，而不是一种对纯粹的、不动感情的理性号召。

建筑的历史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但是柯布西耶的雅乌尔别墅标记了一个点，若干思想的分支从这个点开始萌芽。例如，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巴西保利斯塔学派强调了厚重的结构，采用了混凝土毛面和一个更原始的建筑基本体块。圣保罗的一组建筑师（包括乔阿金·古埃德斯和保罗·门德斯·达·罗查）被指定为这个项目工作，在保利斯塔的设计方法中能够清晰地看到柯布西耶的影响。日本的代谢派钟情于空前比例的天然功能主义，赞同一种崭新的开始、一种超级结构的未来，避开正式的、传统的建筑方法。在欧洲，一种更加令人赞同的当代建筑形式从批判地区主义的形式中生长出来——它是对现代主义走向通用形式的趋势的一种反应，同时引入了背景环境与本土文化。在澳大利亚，格伦·莫科特的作品展示了一种类似的实用且符合基地特性的感性，与自然、可持续建筑系统和当地建造技术相结合，创造了一系列非常精致且极为实用的住宅。

在英国与许多其他欧洲国家，野兽派主义常常以大型住宅和艺术项目的形式应用于社会服务，根本上是既普通又务实的。这是被盛行的进步意识形态塑造的建筑。不幸的是，理想主义被对美学的迷恋所颠覆：务实、坦诚、真实的建筑，被谴责为格格不入的、野蛮的和自命清高的。（新野兽派主义的）主要宣传员雷纳·班纳姆仔细考虑了用词——‘伦理’还是‘美学’，它被社会关注如此稳固地标记。他声称新野兽派主义的建筑师相当于20世纪50年代的‘愤怒的青年’，他们是毕业于‘红砖大学’（英国的六所大学）的，是战后阶层迁徙的产物，他们通常是北方人。⁴

目的和诠释之间的分裂使得野兽派主义运动从起点就开始枯萎。史密森夫妇也悲叹对美的强调如何包容他们在民主的、经济的潮流中对应用新建筑环境与技术方面的尝试。在班纳姆的原书中，他们尽力地指出“任何关于野兽派主义的讨论都将遗漏这一点，如果它没有考虑到野兽派主义对‘现实’试图变成客观的尝试、社会的文化目标、它的迫切要求、它的技术，等等。野兽派主义努力去面对一个大规模生产的社会，并将一篇粗犷的诗歌从混乱有力的工作中拖拽出来。直到现在，野兽派主义已经在风格的术语方面被大量地讨论，在这里它的本质是伦理的。

克劳德·利希滕斯坦与托马斯·施雷根贝格尔在他们2001年

出版的《发现》一书中创作了一个动荡时代的文化历史，这个动荡时代产生了史密森夫妇在理论和美学方面的看法，这种看法被在艺术、设计、摄影、新闻业及剧院等方面志趣相投的同胞所分享。在《发现》一书中，他们写道，“利用在那里的，认可现存的，带着兴趣跟随它的踪迹，是一种趋势。”⁵新功能美学将这个谦逊的格言带到了心中。编者们继续说道，“最终，这个说法意味着以一种激进的方式来注意事物。”居住建筑是物体的世界，一个针对个人生活的构造空间。

在这方面，被编入《发现》一书中的实用主义方法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对世界的难以驾驭的回应，以一种同样顽固、几乎执拗的、获得万物之美或对美的新定义的愿望来还击对变化的顽固抵抗。在建筑学中，这是一种激进的姿态。理想中的完美曾经——现在同样——被作为是现代运动的主要妄想，它催生了“生活的机器”这种对于任何特殊难题的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

新野兽派主义的不可避免的反美学观点与现代主义设计手法的精心筹划、构造的装饰图案直接地对立，并且当代建筑以一种暗示的方式通过宏伟的、几乎抽象的、像照片一样的影像展现给世界。因此一座功能主义的住宅，不能被减少成一张单独的、构图精巧的照片：它是一种连续的、正在进行的生活的表现。

新野兽派主义运动的目标并不是光彩夺目和装饰精致的完美，它标志了战后现代建筑的英国血统的一次分裂。建筑师帕特里克·林奇谈到了英国高科技运动在本质上是维多利亚时代高超工程技艺的一个延续，它带有超人类的能力、力量和在自然秩序上的支配地位的所有含义。⁶同时，由史密森夫妇、詹姆士·斯特灵、特雷弗·丹纳特、科林·圣·约翰·威尔森和其他建筑师所代表的英国建筑的另一分支，专注于创造一个更加仁慈的、阿尔托式的建筑设计分支，这种分支将适应性确定成一种人类固有的特性，而不是一种机械因素。他们的建筑是反美学的，并且厌恶装腔作势和对称的专制。但是根据林奇的观点，由于缺少机构支持，斯特灵早逝，传统高科技与后现代主义的复苏这两者在风格和经济方面的控制，这种方式最终逐渐消失。传统高科技是英国最成功的文化输出之一，而后现代主义则是发展中的社会阶层所钟爱的风格。

这种认为建筑与创造的过程基本上是对式样应用的观念，已经受到了正统现代主义持续长时间的死亡的挑战。当然，它仍然广泛存在，且著作与纸质建筑模型——纯理论的、未被建造的——多种分支正在探索由混乱与无序所开创的大道，吸收来自于文艺评论、文化理论与人类社会学的手法创造的外形和提案。现代主义分裂成不同的派系；现今，它包含了所有事物，从过分简单化的、诚实的平庸到以奢华为目标的缺乏想象力的视觉捷径，再到晦涩难懂、令人费解的学术思想实验。

21世纪之交，普通的现代建筑师公然地不熟悉日常生活，他或她相信前几代显然已经着手消除了日常生活这种特质。这些被同样是作家的建筑师杰里米·蒂尔称为“视情况而发生”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个项目中那些通常不会被作为建筑设计大纲背后的驱动因素来考虑的基础性的、甚至乏味的方方面面⁷，恰恰正是

新功能主义存在的领域。

形式主义留下了一个丰富的供人讨论的题目。本书所列举的这些住宅是由它们的视觉差异、便利性、实用性和功能产生的外形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方法被最初的现代主义者们分享。“我们知道不存在外形上的难题，只存在建筑难题。”密斯·凡·德·罗在1923年写道，“外形不是目标，而是我们工作的结果。本身不存在外形。真正的外形是与任务相关连的，是它的解决方案的最本质的表达。将外形当作一种目标，这是形式主义；这是我们拒绝的。”⁸

密斯主张避免他的各个不同项目之间在形式上的关系，这是国际风格的批判者们——这种批判者数量很多——已经快速谴责的一种理论延伸。国际风格的大师们的影响可能已经非常深远了，并且勒·柯布西耶、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和密斯·凡·德·罗的确像先知一样做出了预示。尽管如此，高度现代主义的年代很快地给某种似曾相似的意识让路。“在耶鲁，”汤姆·沃尔夫写道，“学生们逐渐开始注意到他们设计的所有东西，大学教员设计的所有东西，客座评论家（对学生的设计给予评论的人）设计的所有东西……看起来是相同的。所有人都设计用玻璃、钢和混凝土（偶尔用小块的浅褐色砖代替）构成的一样的盒子。这被称为耶鲁盒子。……没有人能设计出除了耶鲁盒子之外的东西。”⁹艺术家索尔·斯坦伯格刻画了一个很糟糕的、用玻璃和钢制成的带有空白方格纸的矩形时髦新盒子，贴到他的蜘蛛网一样的都市风景上。斯坦伯格深知流派的全部——包容的纽约已经变成了一个风格的战场，国际化的板式风格取代了在摩天大楼的第一个伟大时代中呈现出来的装饰性与艺术繁荣。功能主义与外形上的贫乏联系在了一起。

现代主义对新型居住建筑无休止的搜索产生的一种心理变故是住宅的原型形象，坡屋顶民居被证明特别难以从集体精神上根除。勒·柯布西耶写于1926年的《新建筑五点》特别地列举了平屋顶与屋顶花园作为住宅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是开拓失去的空间、增加密度、提高获取有益健康的阳光与空气的能力的一种手段。结果，“好建筑”的定义回避了住宅的这种普遍类型形式，宁愿为了现代抽象的形式主义使用功能主义的借口。换句话说，简单地追随坡屋顶美学既表明了想象力的缺乏，也表明了对于常规体系的一种信奉。只有通过颠覆这种形式——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才有可能创造出一种代表社会与技术进步的新建筑。

并不奇怪，本书中列举的许多项目尝试着摆脱传统的“住宅”外形的束缚，甚至颠覆传统住宅，然而它们却与传统之间存在着很强的逻辑关系。在德国，居住建筑原型被认为是Haus vom Nikolaus，圣诞老人的住宅常常用一张简单的、八根线条组成的斜屋顶建筑的连笔画来表示。因此居住建筑能在从童年起的视觉速记中被迅速地、情绪化地描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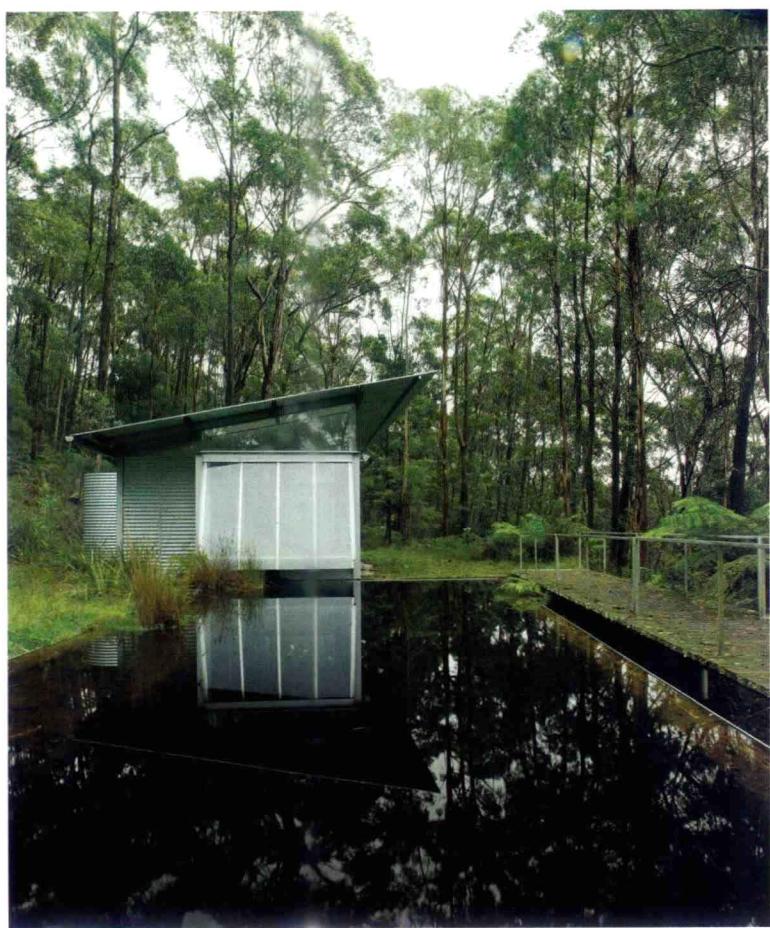
斜屋顶曾经被指责为是一种古老的倒退，但现在又被重申为是一种进步的方法。赫尔佐格与德梅隆1997年设计的鲁丁住宅（也被称为128项目）证明了对过去这种斜屋顶形式的价值的正式



01

01
赫尔佐格&德梅隆设计的「卢丹的住宅」，位于法国莱芒(1997年)。

02
格伦·莫科特设计的位于澳大利亚的威尔逊山的「辛普森—李住宅」(1994年)。



02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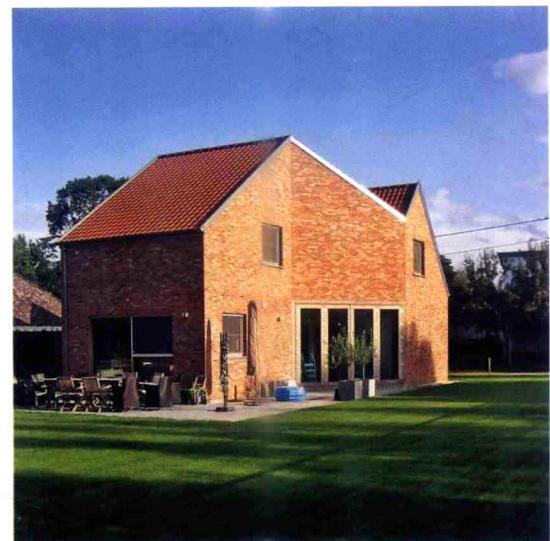
01

西班牙的胡安·西雷
罗斯建筑事务所设计的
「草原上的住宅」(本书
第78页)。



03

02
布若伊克斯和希尔皮
尔斯建筑事务所设计
的位于比利时的「莱纳
茨·蒂斯住宅」(本书第
122页)。



02

03
德国建筑师泰特斯·伯
恩哈德设计的「9×9住
宅」(本书第140页)。

承认，而不仅仅是一个过去斜屋顶建筑的仿制品。而瑟吉森·贝茨和林奇建筑事务所这样的设计者们，在各种不同的郊区住宅项目中将斜屋顶作为一种有逻辑性的、注重实效的、实用的设计方法，而不是一种对古怪形式的表现。本书中，例如位于比利时的布若伊克斯和希尔皮尔斯设计的『莱纳茨-蒂斯住宅』（见第122页）、位于德国的泰特斯·伯恩哈德设计的『9×9住宅』（见第140页）及位于马洛卡的胡安·西雷罗斯建筑事务所设计的『草原上的住宅』（见第78页）等这些截然不同的项目都参照了当地民居的外形，但又不是简单地仿造或模仿。

从后面案例研究的证据中可以看出，“新功能主义”是一种没有固定风格的运动，是一种对本质的有意识表达，是高于自我意识的空虚或表达。也许“新功能主义”是功能主义的具体定义明显缺失所衍生的一种产物，是一个在建筑历史中漂泊的适用于任何用途的词汇。

几个世纪以来，功能主义的含义已经发生了许多连续的变化，并且互相矛盾。在尝试着去定义“功能”在当代建筑中的角色之前，重新定义功能主义看起来是非常必要的。“功能主义”这个词的演变历程已经被与若干个常常是极端的位置联系在一起，从将实用与装饰结合在一起的华丽的美学方法，到在功能的庄严存在中消除了任何建筑装饰的、严格的、富有战斗性的规则，再到后现代设计手法中的对功能完全不予考虑，甚至是对功能的嘲讽。

由于本书中的住宅案例参照了功能主义的许多方面，以及许多不同的风格、类型和手法，使得我们无法对这些住宅做出一种精准的定义，如果不是完全不相关。因此，“新功能主义”的概念并不局限于一种单纯的类型学和美学。同样基于“新功能主义”理论的不同项目之间，常常只有一些美学与/或技术要素的片段是相同的。新功能主义的视觉差异是它本身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这种视觉差异是对现代文化的一种刻意对照，在现代文化中我们已经被训练成通过外表去认识和归类几乎所有的事物。新功能主义通过冷静的呼吁来反对一种简单定义的美学，从而变得更加强大。它从一种普通的视觉外观开始推进，这种外观是一种在外形或材料上普遍可接受的选择，也是一种它所代表的统一风格。这种趋势是完全开放的，它从不同的建筑理念中借鉴一些元素，并否定其他元素，将它们塑造成一种反映21世纪时代精神的新运动。

功能主义，最初是被作为结构上非必要装饰的对立面而出现在现代主义形式及后来的野兽派形式中的。功能主义推崇依照“形式服从功能”这一格言进行设计，摆脱了之前新艺术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过分注重装饰的风格。相应地，新功能主义产生了一种针对现状的新抵抗力，它刻意地反对当前的设计理念与“趋势”，也许甚至连“趋势”这个概念也反对。

“传统现代主义”是一个矛盾但又重要的术语。它承认在当代，对现代主义抽象、纯粹的美学趋势的任何定义都既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然而，传统现代主义在面对逐渐增长的新的多数设计时，已经慢慢地失去了它的意义。结果，对完美的要求和

对日常生活、偶然和无计划的反对，以及现代建筑与自然之间经常存在机能障碍的关系，已经全部开始感到落后于时代。

现代主义住宅代表了现代主义运动的顶峰，它们在设计时并不考虑空间的舒适性和家庭的温馨感，而是将它们作为证明住宅应该是一台“生活的机器”这种理想的一种方法，飘扬着20世纪最初几十年的技术与先锋精神的胜利旗帜。这样的住宅也是为一个特定的客户群设计的，这个客户群是：渴求一种将艺术、运动及卫生进行朴素的但具备未来主义风格的结合的现代生活方式的业主们。

“建筑师考虑过他们确实能从头做起，擦净桌子并在地面上建造一种新的体系或结构。【……】现代主义是一种空白的态度。”

瑞士建筑师伯纳德·楚米在1997年谈及不同的建筑师在设计之初面对一块特定的基地时持有不同态度时说。¹⁰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地位已经被它在解决公众集合住宅问题时表现出的无能逐渐削弱。建筑历史学家蒂姆·本顿总结了这种运动的狭隘性：“也许理解现代主义住宅的关键在于它并不是为任何人设计的。这是为了那些能理解与欣赏它的人而存在的一种艺术运动。”¹¹现代主义总是通过宏伟与华丽的方式表达出来，它以专制为特点，极少表现出谦虚、适应性就更少了。

现代主义也许正处于一个缓慢的衰落过程，然而各种分支仍然继续在建筑文化中扮演一个高调的角色。最终，现代主义从一种先锋运动演变成了一种迁就的象征，一个带有设计者烙印的建筑和怀旧的奢侈生活方式组成的世界，一种与最初的现代运动之间有着粗略的美学关系的精致极简主义。

新一代建筑师——“新功能主义者”——试图使他们自身远离那些幸运的少数人的奢侈生活方式，定义始于20世纪80年代晚期与90年代早期的建筑创作某些方面的外观文化，他们选择了走向一种实用主义所强调的、由欲望之外的需求所驱动的、被在以设计为中心的媒体爆炸所刺激的美学，看起来无可挑剔地修剪着。相反，粗犷、谦逊和不完美正慢慢地被建筑师和他们的客户们所接受。

那么这所有的一切对于建筑学而言都意味着什么？对于所有的缺点，现代主义以及它的许多变化形式代表了憧憬，代表了对创新和想象的希望与坚定热爱，以及对创造一个更好未来的技术能力的坚强信念，兼具简洁与几何形状的优雅。在现代主义的保护下，功能主义代表了未来；一种对即将到来的世界的憧憬的物质宣言。

新功能主义提供的憧憬是什么？天然的真实性、可承受性和率真质朴会勾画出一个没有个性的建筑未来吗？本书证明不会如此。新功能主义住宅正是当下流行的住宅。现实、坚韧、不张扬，新一代住宅设计是尽可能根深蒂固的，并尽可能有力地与它的环境和年代、地理与经济坐标相联系。这些住宅并不缺乏创意：相反则显示了人们对争论焦点和美学焦点的转变。

这种新兴的居住建筑并不反抗社会，也不规定建筑学上的“理想住宅”高人一等的法则，而是开始声讨作为现代运动和后续产物标志的完美主义与权威。许多当代建筑师已经厌倦去勾勒

完美的现代生活方式，并设计完美的现代建筑来陪衬它，他们正在将注意力和目标转向大众的问题，而不是关注于社会的精英阶层，并采用了一种更为实用的设计方法。这场始于2008年的波及全世界的经济危机已经将这些思考推向了建筑讨论的最前沿。

尽管如此，当代建筑师仍然保持了一个坚定的梦想：建筑的乌托邦看起来仍然是可以达到的，但是方向已经转变。通过拒绝迄今为止尚未被质疑过的现代主义的力量，建筑正在进入一个住宅设计的新时代，包括实用性和实际性。功能和功利主义的方法与工艺、想象和创新相结合，产生了接受社会变革与技术变革的作品。

此外，新功能主义不是一种排他的运动。由男性主导的国际主义世界风格将现代住宅的室内渲染成一个为传统性别估量和规定的角色而设置的舞台。本书中的这些住宅包含了人类存在的证据，也证实了它们不仅仅是冷冰冰的、通过计算出的建筑物——用来生活的机器——而是一种住所。它们是对居住者生活的一种表达，而不是仅仅表达卫生干净、男性化的现代主义思维本性。

新功能主义住宅在纹理与设计规则上显得更加流动。我们不仅不能忽视这些设计本身，而且也不能忽视这些建筑中有一部分是由女性设计的这一事实。从维也纳的建筑事务所PPAG（见本书第118页）到智利的佩佐与范·艾尔瑞奇肖申建筑事务所（见本书第34页）和纽约的norooft建筑事务所（见本书第226页），女性在当代建筑中拥有一种新的声望，她们是设计团队的活跃力量，并积极地参与事务所的决策过程。甚至，这些住宅所展现出的美学正在改变其严格的要求；不去追求完美的室内装饰。它们更加友好，较少简陋。从这些住宅中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人类的存在。

在哲学上，功能主义的概念也许与现象学和通过经验而获得的对世界的理解有关联。这些空间不是由无法显示人类活动迹象的单纯摄影图片来定义的，而是由每天发生在它们内部的生活和它们所创造的情绪来定义的。瑞士建筑师彼得·卒母托对氛围、体验的空间、建筑的情绪以及“genius loci”（即在建筑上所谓的“场所精神”）这样的概念进行了论述。他写道：“建筑的质量对我来说就是何时一个建筑能打动我。那么究竟是什么打动我的呢？[……]其实就是‘氛围’这个词。”¹²其他人也表明了一种类似的关注：“居住或使用将艺术从建筑中分离出来。如果艺术是交流，那么它可以是纯哲学的。如果建筑是功能，那么它必须是物质的也是哲学的。”¹³例如瑞塔拉与艾格特森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元素住宅（见本书第54页）或盐冢隆生工作室设计的寂静之屋（见本书第144页）这样的项目，图文并茂地阐述了一种设计手法，这种设计手法承认记忆与场所对于他们的设计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载入本书的功能主义设计手法与现象学之间拥有许多的共同点：两者都不依靠探究完美的外形、理想的结构与外观来定义建筑（不像古典主义的严格规则或者勒·柯布西耶模数的外形完美主义）。新功能主义看起来可能要求采用现象学的设计手法，加强对建筑物中人为因素、居住氛围的关注，并且新功能主义是被场所精神所塑造的，与日常生活和经验的实用性是深深相关联的。

最终，新功能主义优选了之前风格与建筑手法的许多要素，并将它们转移到当今的世界与需求中。没有建筑手法能更好地适用于一个连续进化的、多元化的世界。罗伯特·文丘里和德尼丝·斯科特·布朗以一种类似的方式完成的反抗时代精神的工作扩展了建筑的边界，并挑战了现代性的概念，尽管是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文丘里出版于1966年的《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一书概述了他的“温和的”宣言，明确地提到“现代经验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包括艺术中固有的经验”。文丘里和斯科特·布朗开玩笑地挪用现代主义的学说，为其增加了多元性和经验，为后现代主义时代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文丘里的书以及一些类似的著作中记载了现代主义与时俱进的社会精神的变迁。“在文丘里的理论中，人不能再被按照工业无产阶级来考虑，工业无产阶级即挥舞着拳头、肱动脉暴起、脖子比头宽的工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在都市贫民窟中的被压迫劳动的阶层。文丘里称呼这些人是现在的‘中等中产阶级’。”汤姆·沃尔夫在他的20世纪80年代关于现代建筑的评论著作《从包豪斯到我们的房子》中写道。¹⁴同时新功能主义信奉文丘里的“少是一种乏味”——对现代主义者“少就是多”这一理念的一种玩笑式的回应——这也获得了一种包容性与多元化的新层次，这种新层次是适合于21世纪的需求与环境的。

建筑理论家查尔斯·詹克斯主张：后现代主义是他描述为“特别是在西方，人际网络、社会水准、道德相对主义、多元文化、全球迁徙、媒体宣传等方面普遍存在的现实”的这种环境的必然回应。¹⁵毫无疑问，新功能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文化、地理与世俗上共享了一种观点，但必须指出，新功能主义更应该是一种后现代环境的产品，是对变化着的文化环境的一种更平静、更深思熟虑的回应，而不是后现代建筑自己所表现出的风格倒退。在材料使用上的诚实，以及有用性、实用性、适度性与务实设计手法的重要性是新功能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

我们如何辨别新功能主义？首先，这是一种刻意反对流行、时尚和常规的运动。新功能主义存在于建筑主流的边缘，它对于采用数字化技术创造的乌托邦式的华丽诱惑并不关注，而是更重视图纸、模型等模拟媒介，实际上还最看重建筑物本身的物质行为。新功能主义尊重工艺，尊重简单的材料，并理解场所意识的重要性，同时保留了与设计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新功能主义建筑不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建筑方法，不是一种能被应用于从椅子到城市规划等所有事物的可扩展的设计手法。它是一种以能被理解的居住尺度表达平凡和当下的建筑风格。

本书中所列举的住宅分享了一种自然的美学：它们在视觉上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同质化，而是普遍体现了对场所的敏感性，注重吸取当地乡土的外形和材料的精华，也关注于最大化地利用基地、设计大纲与预算这一务实的需求；展现了一种对全世界都保持敏感的建筑，超越了批判性地域主义的有些不自然的现代主义后遗症，以及新古典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过去或流行文化不知羞